

同類

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和我一起到無窮遙遠的地方去呢？

——宮澤賢治《銀河鐵道之旅》

已經離開了，張心傑還在想，最後百合問他的那個問題：「今年東京會下雪嗎？」那一向是剛來到東京的留學生們，最愛問的問題之一，如果是鈴木君，他通常會回答很保守：「要看狀況呢。」如果是他，說的是：「總是能看到的。」不想讓任何人失望。對初次來到東京的人來說，下雪當然是件值得窩在暖桌裡，喝杯小酒慶賀的事啦。但對已經在東京待超過第二年的他們，下雪意味著交通混亂、路面濕滑，觀光客增加，想去的店家提早關門……除了「看見雪」本身，似乎沒有任何值得開心的事情。以及冷，深深的冷，會使人失去理智的冷，不屬於台灣的冷，「這種天氣，好想找個人來狠狠抱一下啊。」鈴木君說完那句話，過了一個冷到炸裂的冬天，還是沒有交到女朋友。

據說今天是近幾日以來氣溫最低的一天。他出門時，晨間新聞裡的天氣預報姐姐說：「今天可能會迎來前所未見的大雪喔！」他沒有把電視關掉，就任由主播繼續放送下一則新聞。在東京，校外租屋是一大耗損，他們總是互相警告，出門記得關燈關水龍頭，而暖氣，非到牙齒打顫什麼事都無法作的地步是不開的。但雪始終沒有下，沉沉的積在雲朵上方。他跨越馬路，到對街去的時候，沒有留下任何印子。

從上野新御徒町出發，往小島二丁目的方向走，就會看見他和鈴木君一同租賃的宿舍，夾在在石材店和 Lawson 中間。隔著一條馬路的對街，有好幾棟高級出租套房，錯落在一般民宅和商家間，外觀整修得漂漂亮亮，和他們的出租套房一比，就是差了好幾個等級；一樓戒備森嚴，訪客需按對講機才能進入，平日也有清潔人員定時打掃樓層，裡頭裝潢想必也不會差到哪裡去。百合說過，她們念的那間語言學校就直接包下了一整層當作宿舍，提供給來遊學的學生住。

這裡沒什麼不好，安靜、樸實，離學校又近，晚間八點整條街就進入一種沉眠狀態，東京儘管好逛，這裡倒是與觀光區絕緣，不受遊客干擾。但這或許就是最大的缺點了吧，除了一條下午五點就打烩的商店街外，能逛能買的地方只剩下便利商店。有些剛來到這裡的學生住了兩三天，難掩失望的說：「這裡什麼都沒有啊！」但從宿舍出來，沿著二丁目走過一條好長的街道後，就會抵達新御徒町駅，可以搭地鐵東武線到淺草駅或秋葉原駅，再遠一點就到涉谷了，無需再轉車，非常方

便。會來這裡遊學的學生，也不是當真要唸書的，大家通常都停在一個人生的過渡期，想放假、想出國，想踏上一塊嚮往已久的土地，在這裡生活看看。人都來了，不多去幾個地方逛逛玩樂豈不白跑這一趟？

他從百合房間離開的時候，心跳得很快，指頭上還留有門把的金屬觸感，握緊、轉開，他一直記得那和掌心磨擦的聲音。他站在電梯裏，把手藏進口袋，左肩靠著牆壁，覺得自己衰弱得就快要倒下來了。人都到一樓了，才想起得用帽子遮住臉。大廳裏一個人也沒有，他左躲右閃的出了門，又退回來查看一樓的住戶信箱，百合的信箱裡插著幾封廣告單和商品目錄，他這時才想起身上帶著的東西，掏出左邊口袋的塑膠手套，伸手拿了信，扔進一旁的垃圾桶裡。

上午 8 點 37 分，新聞時段已經結束了。張心傑回到宿舍時，鈴木君剛剛清醒，滿嘴泡泡的從浴室裡探出頭來。他們的浴室就在門旁邊，走道只容得下一人通過，旁邊是流理臺和冰箱，張心傑打開冰箱又關上，什麼也沒拿，回到自己的床邊坐下，早上起床的棉被還攤在旁邊，一切跟他離開房間時沒什麼兩樣。他把夾克和上衣通通脫掉，塞進早已準備好的大紙袋後，扔進床底。

鈴木君看著他，怪叫一聲：「你不冷啊！」

張心傑看他一眼，從衣櫃裡拿出毛衣和保暖內衣，就胡亂往身上套，他發現自己的確抖得很厲害，趕忙也拿出手套。鈴木君踱過來，拍拍他的肩膀：「你出門忘記關電視了。」張心傑說對不起。鈴木君又補了一句：「下次記得。」

他聽見鈴木君回到廁所，把含在嘴裏的那口水吐掉，拿架上的毛巾沾水擦臉。接著大便、沖馬桶，鈴木君嘴裏還在咕噥些什麼。廁所裏冒出好多熱鬧的聲音，他仰躺在棉被上，一動也不動的安靜聽著，這些居然都是從同一個人的身上發出來的，真不可思議。洗完手後，鈴木君會替自己熱一杯牛奶，馬克杯在微波爐裏緩慢轉動，發出叮的一聲……等等，鈴木君剛剛叫他要記得什麼？

一個禮拜前，張心傑還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。他抽中了想要了很久，少女偶像團體的入場券，他從在台灣時就迷上她們，可以進到名古屋的劇場裡看表演，結束後還有握手會可參加。過去只能在推特上看實況，追著那些文字和影像跑，渴望得要生出病來，這次終於輪到他了。確定中選的那一天，他到商店街去，用僅剩的日幣買回一大盒壽司和啤酒。這就是他的慶祝方式；他咬下一口帶油脂的鮭魚壽司，覺得自己像個國王。

國王是輪著當的，這邊衰小一點，另一邊就幸運一點，當輪盤轉到自己這邊時就要好好把握。即使費用高昂，他仍是立刻上網刷卡，訂了住宿的地方，「幹得不錯嘛。」鈴木君平常很少跟他聊這些，明明是個日本人，活在資源這麼豐富的島嶼，卻對所謂的少女啦偶像啦歌唱音樂綜藝表演等等全沒興趣，真是超級浪費啊。但這次大概是受了他的情緒感染，不僅替他規劃起名古屋遊樂之旅，還從 MAP 裡查了好幾種行車路線給他。張心傑沒在日本開過車，也對當地美食景點沒太大興趣，因此嗯嗯哈哈的應付掉了。他把這個日期藏在心裡，像一個可以繼

續活下去的記號。
就到現在了。

張心傑不知道自己躺在那裏多久，只知道自己一直盯著房間裏的天花板看，腦袋裡的事物嘩啦嘩啦翻過，下一頁。他的雙腳踏在木頭地板上踩啊踩的，漸漸開始感到寒冷起來了。房間裏的暖氣早就關掉，對於屋內電器使用的時間長度與頻率，鈴木君一向掌握得很嚴格。

這個房間真的不大，眼睛轉一圈就看完了；慘白的日光燈，四四方方的格局，正對大馬路的陽台，光線從窗簾直直穿進來，夏天他老是痛苦的被曬醒，以及從馬路邊不斷傳來的講話聲，徹底打擾他的回籠覺。有次他忍不住往外看，看見從四面八方湧出來，多到讓人吃驚的上班族，女生都化了完整的妝，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順到耳後；男生穿著好看的衣服，腳步飛快，一律精神抖擻的走在通往新御徒町站的街道上，他們看起來只比張心傑大幾歲，或許還比他更年輕一點。前幾天他才剛辭掉大型文具店的打工，因為店長假裝聽不懂他說的日文，又藉故大罵他。但他更厭惡的是早上的電車，所有等著上班上課的乘客如水流湧進電車裏，大家彎曲身體，拚命的尋找縫隙，好把自己安插在車內的任何一個空間裏。車廂裏瀰漫著人和人、人和座椅之間的氣味，令他想起國中時搭乘的校車，一趟又一趟辛勤的載著人，往你其實並不太想要的地方去。

於是白天他無所事事一路睡到中午，草草吃了午飯才去語言學校上個一兩堂課，一天差不多就結束了，少有像這樣在清晨醒來的時刻。他站在窗邊，看著那些年輕的、漂亮的、容光煥發的孩子手提著包包，背脊挺直，正準備迎向一天的開始——不，不對，他們都已經有工作了，他們是大人了。張心傑盯著這些優秀日本人的背影，拉上了窗簾。

他想起自己以前看過的動畫：負責駕駛巨大型機器人，內心卻懦弱無比的男主角流著淚，對著鏡頭低語：「好想到一個不會拒絕我的地方去啊。」
好想到一個總是笑著迎接我的地方去啊。

他從床上爬起來，擠過鈴木君走進廁所裏，仔仔細細把手洗過一遍。鈴木君在他們唸的那間語言學校當講師，和他年紀相當，去過台灣幾次，喜歡陽明山和士林夜市，還買過一件「I love Taiwan」的上衣，當然，他更喜歡台灣女生。他們剛開始一起住的時候，他老愛纏著張心傑問東問西，一下問你們台灣女生像徐熙媛一樣漂亮的多嗎？（後來才知道他無意間看過台版的流星花園）日本人是不是在台灣很受歡迎？嫁來台灣的女生是不是都會變成藝人？後來發現張心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類問題，索性就不聊了。雖然他們不太說得上話，但會偶爾會一起打打電動或看深夜劇；鈴木君很愛乾淨，總是把倒垃圾的日子記得很牢，也會幫他錄來不及看的綜藝節目，算是個還不錯的室友。

鈴木君的另一個嗜好是看懸疑犯罪小說，只是方向似乎有點偏了。他總是知道該上哪去收集那些私下流通的殺人案件實錄、死刑殺人犯剖析等等八卦雜誌，書櫃

裡最健康的是赤川次郎和島田莊司，還有一整套最早期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，隨便問他一個事件他都能背出殺人詭計、兇手是誰，背後的苦衷什麼的。

去年五月，就在這條街附近，新御徒町的某個社區裏發生了女子監禁殺人事件，一個姓松永的男人夥同他的國中同學緒方，監禁了路上遇到的高中少女，「原本只是開開玩笑而已。」事發當天傍晚，少女正趕著回家看她最愛的電視節目，因此對攔下自己，試圖搭訕的那兩人稍微擺出不耐煩的神色，緒方將她從腳踏車上攔腰抱下，塞進租來的汽車裏，一路開回松永位於新御徒町的家。事發地點和少女的自家門口，不過才距離 200 公尺而已。

松永的家經營一間棉被鋪，少女被關在位於二樓的房間裏，制服和內衣通通被剝光，左手被手銬銬在床頭，三餐由松永的媽媽送進來。監禁第二天，她遭到松永找來的一群朋友輪番強暴；監禁第五天，松永逼她打電話回家謊稱自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；監禁第七天，她因為拜託松永媽媽救她出去，遭到松永和緒方的毆打，以球棒、網球拍等物品猛力攻擊她的身體、臉部與腦袋，少女一隻眼睛被打傷，陷入昏迷；監禁第十天，鄰居終於發現不對勁，決定聯絡警方時，松永媽媽正在準備他們的午餐，是蛋包飯和一大碗濃湯，還另外裝了給少女的那份。警方在衣櫥裡發現少女被棉被包裹起來的屍體，松永和緒方則是在當天晚上就遭到逮捕。殺人案發生的那幾天，鈴木君一整天都守在電視機前面，新聞播完了就滑推特，時不時跟他報告最新進展，像在追什麼熱門連載漫畫似的。案件結束的一個月後，鈴木君約他出門晃晃，不是平常往車站的方向，而是領著他往另一邊商店街的方向走，一路上經過幾棟大樓和販賣機，最後在一個民宅前停下來，外觀非常普通，鈴木君難掩興奮的對他說：「就是這裡。」

「哪裡？」

「殺人現場啊。」鈴木君繞到建築物左側，指著上頭已經被木板擋住的窗戶：「你看那裏，不知道他們是把女生關在這裡，還是另一邊呢……」

「你有特地觀賞殺人現場的嗜好？」張心傑忍不住問。

鈴木君一臉奇怪看著他：「什麼特地，我們只是路過。」

「這、這個就叫特地吧。」

「幹什麼，你覺得我是變態嗎。」

「沒有。」張心傑望向那棟房子，真要說的話，把一個女孩子關起來玩弄虐殺，最後還毫無罪惡感不當成一回事，這些傢伙才是變態吧，「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？」

「看那個女生可愛吧。」鈴木君淡淡的說。

嗯。他們在網路上都看見了，那個被殺掉的女孩子真的是清純又可愛。

「這就是我們跟動物不一樣的地方。張，你不覺得嗎？只有人類會把自己喜歡的人殺掉，我們好像天生就具有把喜愛事物摧毀的能力啊。」

他看著鈴木君，假裝自己聽不懂日文。

「我覺得，你小說看太多了。」

「哈哈。」

張心傑記得，那時自己忍不住有點憂傷的想：喂，這傢伙這樣沒問題嗎？結果現在要問這句話的人，可能該換成鈴木君了吧。

他在廁所裡待了很久，等確認自己終於把手洗乾淨了，才拿毛巾擦乾。出來時鈴木君已經配著牛奶和前一天的飯糰在看電視，螢幕上顯示現在時刻，9 點 20 分。時間不多了，他感覺胃裏有種急速下墜感，慌慌張張打開手機，查看最近一班新幹線的時間。如果現在出發去搭車，大概下午就能抵達名古屋吧，或許還能趕上他預定要看的那場表演。這樣，他就滿足了。

他不再拖延，把錢包手機塞進口袋，從床旁邊拿起好幾天前就準備好的包包，穿上防寒外套和靴子，對著鈴木君的背影說：「我出門了。」

「慢走——」鈴木君語尾剛落，旋即又叫住他：「張，等等！」

張心傑僵住，有點緊張的回過頭。

「你看，」鈴木君指著窗外，愉快的對他說：「下雪了。」